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扶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菩薩在於宮內嬉戲之處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萬婇女若不與其爲俗樂者恐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我今當與耶輸陁羅共爲婬樂其耶輸陁羅因即有娠既懷娠已生思念曰我於明旦報菩薩知爾時菩薩於其夜中約緣生理而說頌曰

所共婦人同居宿　此是末後同宿時
我今從此更不然　永離女人同眠宿

當此之夜婇女倡伎悉皆疲倦各悶眠睡或頭髮披亂或口流涕唾或復讇語或半身露菩薩見此雖在深宮猶如塚間見諸死人即自思惟而說頌曰

如風吹倒池蓮花　手脚擗乱縱撗臥
頭髮蓬亂身形露　所有愛心皆捨離
我今見此諸女眠　猶如死人身形變
何故我不早覺知　在此无智有情境
欲同彼泥箭毒人　如夢及飲醎水等
當如龍王捨難捨　諸苦怨讎因此生

菩薩說此頌已便即眠睡爾時大世主
夫人於其夜中見四種夢一者見月
被蝕二者見東方日出便即却沒三
者見多有人頂禮夫人四者見其自
身或笑或哭爾時耶輸陁羅復於此
夜見八種夢一者見其母家種族皆
悉破散二者見與菩薩同坐之床皆
自摧毀三者見其兩臂忽然皆折四
者見其牙齒皆悉墮落五者見其髮鬢
悉皆墮落六者見吉祥神出其宅外
七者見月被蝕八者見日初出東方
便即却沒菩薩於夜中見五種夢一
者見其身卧大地頭枕須彌山左手
入東海右手入西海雙足入南海二
者見其心上生吉祥草高出空際三
者見諸白鳥頭皆黑色頂禮菩薩所
欲騰空不過菩薩膝下四者見於四
方雜色諸鳥至菩薩前皆同一色五
者見雜穢山菩薩在上經行來去見
是夢已即從卧起歡喜思念我今此
相不久之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無上之智爾時耶輸陁羅即從
睡覺便爲菩薩說其八夢菩薩爾時

恐耶輸陁羅情生憂惱方便爲解此
夢令得歡悅見汝母家種族皆悉破
壞者今皆見在何爲破壞見汝與我
同坐之床皆自摧毀者牀今見好云何
摧毀見汝兩臂忽然皆折者今皆無
損見汝牙齒悉皆墮落者今亦見好
見汝鬚髮亦自墮落者今見如故見
吉祥神出汝宅者婦人吉神所謂夫
背我今見在見月被蝕者汝可觀之
今見圓滿汝見日出東方復遂沒者
今見夜半日猶未出何爲遂沒時耶
輸陁羅聞是解已默然而住菩薩爾
時思惟是夢如耶輸陁羅所見之相
我於今夜即合出家又作思念我應
方便令耶輸陁羅略知覺我作是念
已告耶輸陁羅曰我願出家耶輸陁
羅曰大天汝欲往者可將我去菩薩
思念得涅槃時即將汝去報耶輸陁
羅曰我有去處便將汝去爾時耶輸
陁羅聞是語已歡喜而寢
爾時菩薩發心欲出大梵天王及帝
釋等知菩薩念應時而至合掌恭敬
而說頌曰

心如來調馬亦如躃猕猴能捨五欲樂
速證涅槃明大慈者起起捨此大地尊
當得一切智度脫諸衆生
菩薩報曰天帝釋汝不見耶即說頌
曰
如師子王在鐵檻　猛將弓刀守其傍
象馬人衆甚繁鬧　圍繞此城若爲出
父王猶如猛師子　四兵鐵甲皆全具
城壍樓閣及廊屋　種種兵仗皆充滿
見彼宮門及閤門　乃至城門亦如是
安諸鳴鈴普周遍　關捍甚難不可越
種種螺鼓圍遶我　喧聒鳴聲未曾息
宮外多諸象馬兵　勤加防衛不令出
尒時釋提桓因即說頌曰
昔有誓願今應思　然燈如來先授記
衆生多拘苦惱中　應速捨家求正道
我今亦能作如是　及彼梵王諸天等
當今汝得無障礙　皆樹林中修正覺
菩薩聞是頌已其心歡喜答諸天曰
善時天帝釋即以香蓋覆諸兵衆及
淨飯王倡伎婇女所有一切防衛守
護劫比羅城者皆令睡眠心無覺悟
命夜叉大將散支迦持取踏搦便令

菩薩從掃而下至車匿所見車匿方睡菩薩以手推覺良久方悟菩薩爾時即說頌曰

起起汝車匿　速被乾陟來　過去勝者林
我往彼寂默

爾時車匿若睡若覺以頌報曰

今非遊觀時　汝先無怨敵　既無怨賊來
云何夜索馬

菩薩以頌告曰

車匿汝昔來　不違我言教　勿於未後時
方欲違我命

車匿報曰今夜半時我懷恐怖不能取馬菩薩爾時聞是語已便自思念我若與此車匿言酬未已恐傍人聞廢我前去不如自被馬王乾陟即趁馬坊至乾陟所時彼乾陟見菩薩來即懷瞋怒如大猛火跳踉來去未便受捉菩薩手中先有百寶輪相一切怖畏衆生見菩薩者菩薩即以百寶手撫慰安隱菩薩爾時便以輪手撫其馬頭即說頌曰

我今未後時乘汝　速當至彼不久留
我當不久證菩提　當以法雨潤衆生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第五張　大

復次一切衆生有常法有人激者即
能習學乾陟馬王聞此頌已即便安
住菩薩歡喜便被牽出梵王帝釋令
四天子共扶乾陟擁衛菩薩四天子
者一名彼岸二名近岸三名香菓四
名勝香菓皆有威力謂菩薩所侍立
左右菩薩問曰誰能將我騰空而出
四天子曰我等皆能菩薩又曰汝等
有何神力彼岸報曰太子當知盡大
地土我猶擎得亦復將行近岸復曰
四大海水及諸江河我今亦能荷負
將行香菓又曰一切山名我能擔負
將行勝香菓又曰一切林樹及諸叢
草能負將行菩薩聞已以脚蹴地令
四天子盡力擎之時四天子即皆盡
力共相動挽乃至疲乏猶動不得時
四天子盡皆驚愕白菩薩曰不知菩
薩有大威力我等若知有是力者不
敢擎之尒時車匿聞其菩薩與四天子
遞相言說即便趨行至菩薩所菩薩
尒時即乘乾陟時四天子各扶馬足
尒時車匿一手攀鞦一手執刀菩薩
諸天威力感故即騰虛空宮中善神

旣見是已悉皆號哭淚下如雨車匿
見之白菩薩曰此是雨不菩薩報曰
此不是雨是宮中神見我今去淚下
如此車匿尒時聞菩薩此言哽咽歔
欷默然不語菩薩尒時如象旋顧望其
宮中便自思念是我未後與諸女人
共居一處今一時別之不復更尒復
重思念我若不從東門與父王別恐
生嫌恨責諸兵士不如防守即詣東
門見其父王雖眠極重菩薩尒時遶
父王三迊頂禮父足作是言曰我今
去者非不孝敬但為生老病死磨滅
有情由是義故我欲出家證菩提道
救濟斯苦作是語已即騰虛空時釋
迦大名將軍巡行觀察至城東門忽
見菩薩騰在虛空發聲啼哭白菩薩
曰欲何所作欲何所作菩薩報曰大將
當知我欲出家大名將曰此是非法菩
薩報曰我已留於三阿僧祇劫常行苦
行求無上菩提於一切衆生拔諸苦難
我今豈得在於宮中今當一心為法而
去大名釋迦聞是語已即復啼哭哀
哉哀哉淨飯大王及諸釋種苦哉苦

哉雖發大願欲留太子徒加愛念此
事便發釋迦大將即說頌曰
今日淨飯王　為子生憂惱　舉手叫蒼天
悲恨大號哭　耶輸陀羅等　及諸大宮人
今別悉達已　常為苦所逼
大名釋迦說此頌已悲淚懊惱速至
耶輸陀羅所以手推耶輸陀羅即說
頌曰
悉達太欲去　應可生留戀　勿當後時憂
為憶太愁故　今去極難見　最後相見時
苦哉無人聞　覺去勿罪我
大名釋迦頻荼內宮遍告衆人了無
覺者悲惱忙懼復速往彼淨飯王所
覺見淨飯王即說頌曰
悉達今欲去　王當速制之　勿於彼後時
為子當憂惱
大名釋迦再三覺之王猶眠睡曾不
暫覺覺時釋梵天等與無量百千諸天
眷屬來詣菩薩至菩薩所便即圍遶
大梵天王及色界諸天儼然無聲在
菩薩右釋提桓因及欲界天在菩薩
左或有執持幡蓋并奏音樂或於空
中散諸香花供養菩薩所謂優鉢羅

花波頭摩花分陁利花曼陁羅花摩
訶曼陁羅花旃檀沉水香秫香和香
以散菩薩復以種種上妙衣服散於
空中復於空中擊皷吹螺作諸倡伎
而作頌曰

諸天在空中　悉皆大踊躍　抃儛菩薩前
歌讚於菩薩　無邊諸天衆　揶揄彼魔軍
或有作音樂　或有引前者　或復開諸門
或以花來散　或有扶馬足　瞻仰隨從行
或復左旋繞　或復居左右　多聞及梵釋
先引菩薩路　一切威德天　無不隨從者
如月在星中　往彼聖者林

是時菩薩出劫比羅城已梵釋天等
皆大歡喜白菩薩曰善哉仁者汝昔
長夜如是希求言我何時獲無障礙
在閑林中汝昔有願今悉圓滿汝若
證得無上道時攝受我等菩薩曰如
汝所願尒時菩薩如象王右顧觀諸
天等作是頌曰

不證無上道　了知諸佛法　不復重來歸
入此劫比城

是時菩薩以二更中行十二踰膳那
從馬而下即解瓔珞告車匿曰汝可將

馬及我瓔飾從此迴去即說頌曰

此馬及瓔飾　可付我親屬　我今捨貪愛
從此被法服

尒時車匿聞此語已發聲號哭悲感
懊惱淚下如雨而說頌曰

師子虎咸羣　藪林惡獸跡　獨住無眷屬
聖者如何住

菩薩尒時以頌報曰

生者獨自生　死者亦自死　苦者還自受
生死無有伴

尒時車匿復說頌曰

汝昔常乘諸象馬　手足柔耎未經苦
攢搓刃石滿斯地　如何於此堪行住

菩薩以頌報曰

假令少小憍養育　賢善及與諸孤獨
勇猛無畏人恭敬　如斯等類咸歸死
生老病死相紛鬧　速來逼迫一切人
縱有餘願不少寬　能令須臾盡磨滅

車匿報曰　太子淨飯大王若不見汝
必大懊惱便當至死菩薩雖聞是已
爲得菩提資粮久圓滿故於車匿言
曾不在念尒時菩薩即於車匿手中取
其所執之刀其刀輕利青光湛色如

青蓮花葉既拔其刀即自割髮擲虛
空中釋提桓因於虛空中即便捧接
將往三十三天每至此日集三十三
大衆旋繞供養其割髮之地信心長
者婆羅門等營一寶塔名曰割髮地塔
𦬇猶俗人當應供養菩薩當割髮已告
車匿曰汝見我不形容已毀心復堅
固如斯之人豈有更還在人間耶車
匿曰不也車匿即自思念今此太子
是剎帝利種情多高慢我雖苦言終不
移改作是念已禮菩薩之乾陟爲王
亦禮菩薩便吐其舌舐菩薩足菩薩
即以百寶輪手撫其馬背而作是言
汝乾陟去我捨菩提常念汝恩告車
匿曰汝必不應將我乾陟入於宮內
車匿悲泣不勝哽咽所視迷悶歸還
路將顧菩薩前以菩薩神德力故於
二更中便至於彼及車匿還路經七
日方至本國既到城門車匿念言我
者與馬同入城者當爲衆人之所尤
愍我之身命或可不存是時車匿入
苑林中且先遣馬却入城內是時乾
陟既入城內即便悲嘶時城中人及

宮人等聞此馬聲咸皆忙遽不見菩
薩抱乹陟項悲號懊惱然畜生有常
法於世間情無不解了況此馬王尒
時乹陟見諸人等號慟傷感其氣迷
絶便至於殞然此乹陟從昔已來於
具六種勤事婆羅門家受其胎形若
菩薩得無上道時當言汝惡性馬便
得宿念超於生死畏途中究竟涅
槃岸時菩薩須架衆於無比城中有
一居士財寶富盛倉庫盈溢多諸眷
屬如辟室羅末拏天王時彼居士於
其同類種族中取女為妻旣得為婦
共相娛樂俗礼和合因生一子如是
乃至生於十子皆悉出家證辟支佛
道尒時其母與此十子疎布衣服時
彼十子共白母曰我今便入涅槃不
須此物尒時十辟支佛白母言淨飯
王子釋迦牟尼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願母將此衣服可施與彼必
當獲得無量果報作是語已即於宮
中現十八變火化而滅入無餘涅槃
其母年老困疾將死持其衣服屬付
於女具說前事時女後時染患將卒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　第十二張　洪

衣掛此衣置樹空中告樹神曰今此
衣服為我守護待淨飯王子出家之
日當持與之時天帝釋觀其下界乃
見此衣在樹空中便往取之身自被
著作老獵師形狀執持弓箭與菩薩
相近菩薩告曰此是出家人衣我衣貴
汝是俗人服今欲相換可得以不獵師
報曰我不相與何以故我若取汝將
服行於人間或有見者便言我殺汝
汝取汝此衣菩薩報曰汝獵師當知
一切世間所有人眾咸知我有勇猛
智慧無能殺者誰有將此能殺我者
汝不須懼時天帝釋即捧持衣奉與
菩薩爾時菩薩得此衣已復即著之
衣著身大不遍覆體作是念言此出家
服小不堪受用若有威力願自放大
令覆我體菩薩及天力之威故其衣
即大菩薩爾時復自念言我今既被
此衣具出家相當應披剃消諸苦惱者
即以先著細妙之衣將與帝釋天帝
得已將還三十三天供養供養衣
之所諸婆羅門居士長者供養此處
造一制底名為受出家衣塔今猶在

衆本聖寶佛本行集經卷十九 第 張

法

薩剃頭被袈裟已於林野中處處
遊行至婆伽婆仙人所見其仙人
以掌支頰思惟而住菩薩問曰大
仙何故作此思惟仙人報曰我之
住處有多羅樹於先之時生金花
金菓忽於今時花菓自落我於今
時思念此事菩薩報曰此花菓主懼
諸生老病死之所逼切出家修道所
以花菓自落若花菓主不出家者當
為園苑時此仙人聞是語已即便舉
目熟視菩薩見菩薩儀容端正便自
思念告菩薩曰出家人者豈彼是耶
答曰我是爾時仙人即大驚悅明目
直視觀覩菩薩便屈令坐以諸花菓
恭敬供養菩薩坐須臾間問仙人曰
今此之地至劫比羅城可有幾里仙
人報曰有十二踰膳那菩薩念曰此
處甚近城國諸釋種子其數不少恐
相煩乱我當度殑伽河作是念已即度
殑伽河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菩薩有
善巧之力具一切智取迦羅毗羅拘
那一十莖縷作一鉢盛儀寂靜入城
乞食時頻毗娑羅王在樓觀望遙見

菩薩行步端正彼如法循徐眄不移
持一鉢如法瞻視威儀庠序次第乞
食見是事已私自念言我王舍城中
諸出家人未有若此之者而說頌曰

我今讚出家　如是賢善者　思惟生死故
彼人要出家　在家諸苦逼　冀饑求前道
出家味禪悅　智者樂出家　身心俱出家
諸惡皆捨離　口業亦清淨　正命以自活
聖遊摩竭國　漸至王舍城　攝心在禪念
次第行乞食　國主在高樓　遙見此聖者
即發歡喜意　告諸近臣曰　汝等當觀彼
勝相皆具足　形容甚端嚴　視地如法行
智者不遙視　此非賤種生　即令使者觀
彼往在何處　使者奉王命　即隨彼人行
觀此出家人　當於何處住　彼次第乞食
歷門至六家　鉢中食既滿　聖去捧其鉢
菩薩乞食已　默然出城外　往彼般荼林
清淨自安止　使者知處已　即遣一人守
一人疾還城　報彼國王曰　天王彼菩薩
今在般荼山　坐如猛虎兒　處山如師子
王聞說是言　即發諸寶輅　群臣共圍遶
速詣彼所居　至彼般荼山　王從車輅下
步行前往詣　便即觀菩薩　恭敬相問訊

毘婆尸佛經卷上　第十六　天

畫

王即抱對坐　見彼寂靜住　便作是言曰
汝少年幼穉　今是盛壯時　端嚴多技藝
如何自乞食　汝生何族姓　我與汝園宅
并給諸婇女　種種令具足
菩薩聞是言　以頌而答曰
大王有一國　住在雪山傍　財食甚豐足
名曰憍薩羅　甘蔗日香苗　彼中住釋迦
我是刹利種　不樂世間欲　若人御大地
山林及海濱　具有諸珍寶　貪心猶未足
以薪投猛火　貪欲亦如是　怖畏嶮途中
御者常憂懼　諸苦欲為根　能覆蔽善法
我昔出家時　諸欲皆棄捨　譬如大雪山
風吹尚能動　我心依解脫　諸欲不能牽
世間欲駈馳　生死輪常轉　國主作我能
解脫諸怖畏　我知欲僁過　見涅槃寂靜
我今當捨棄　往諸清淨樂
尒時頻毗娑羅王聞是語已問菩薩
曰汝出家士作此苦行欲有何願菩
薩報曰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王曰汝若得道者應當念我報曰依
汝所願說此語已菩薩即往耆闍崛山
傍仙人林下既到彼已隨彼仙衆行住
坐卧見彼苦行常翹一足至一更休

菩薩亦翹一足至二更方休見彼苦
行五熱炙身至一更休菩薩亦五熱
炙身至二更方休如是苦行皆倍於
彼仙人見已共相議曰此是大苦行
沙門捨此緣故名大沙門尒時菩薩
問諸仙曰諸大仙等如是苦行欲有
何願一仙報曰我等願得帝釋天王
更一仙曰我等願得大梵天王一仙又
曰我等願得欲界魔王菩薩尒時聞是
語已便自思念此等仙人天上人間
輪迴不絕此是耶道非清淨道菩薩
旣見仙人行諂誑道卽便弃之詣歌
羅羅仙所旣至彼已合掌恭敬相對
而坐問彼仙曰汝師是誰我欲共學
梵行彼仙報曰仁者喬答摩我無師
者汝欲學者隨意無礙菩薩問曰大
仙得何法果仙人報曰仁者喬答摩
我得無想定菩薩聞此私作是念羅
羅信心我亦信心羅羅精進有念有
善有智我亦有之羅羅仙人見得如
許多法乃至無想定如是之法我豈
不得尒時菩薩默然而去念彼諸法
未得欲得未證欲證未見欲見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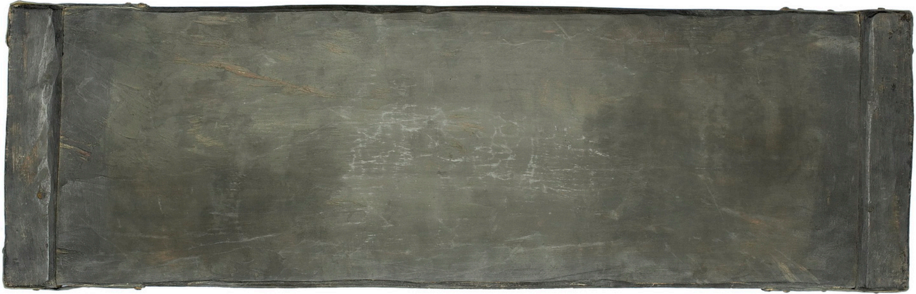
尒時獨處閑林專念此道勤加精進
作是事已不久之間便得證見此法
得此法已還乃至彼羅羅仙所白羅
羅曰今汝此法乃至無想定豈自得
耶彼仙報曰 如是喬荅摩乃至無想
定我自得之菩薩報曰仁者此等智
慧乃至無想定我亦得之彼仙報曰
喬荅摩汝既得之我亦得之我既得
之汝亦得之今我二人此弟子衆可
共教授此法義理一種得故此羅羅
仙即是菩薩第一教授阿遮利耶彼
羅羅仙以菩薩智慧故歡喜供養親
好而住菩薩尒時作如是念今此道
法者非智慧非證見不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道是垢穢道故菩薩知
已告羅羅曰仁者好住我今辭去菩薩
尒時遊行山林見水獺端正仙子舊
云鬱頭藍者此誤也即往親近恭敬
問訊告彼仙曰汝師是誰我共修學
彼仙報曰我無尊者汝欲修學隨意
無礙菩薩問曰汝得何道彼仙報曰
仁者喬荅摩我得乃至非非想定菩
薩聞此私作是念此水獺仙有信心

我亦有之有精進有念有善有猗我
亦有之彼得如是法乃至非非想定我
豈不得黙然而去念彼諸法未得欲
得未見欲見未證欲證即往閑林專
修此道勤加精進不久之間乃至證
非想非非想定得是定已還詣木獺
仙所白彼仙曰今汝此法豈自得耶
答曰如是菩薩又曰大仙此智慧乃至
非想非非想定我亦得之木獺報曰
汝既得之我亦得之我既得之汝亦
得之今我二人可共同住教授弟子
何以故得法同故菩薩爾時作如是
念如此之道非智慧非正見不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拖織道白
彼仙曰汝今好住我辭而去此是菩
薩第二詣遮利耶菩薩爾時遊行山
林時淨飯王憶念菩薩令使尋訪相
望道路在所山林悉皆知處既聞太
子辭彼木獺無有侍者獨行山林即
差童子三百人往侍太子天示城王
既聞是事復差二百童子往侍太子
如是五百童子圍繞菩薩於諸山林
隨意遊觀爾時菩薩便作是念我今

欲於林間靜住不可令其多人圍繞
而求甘露然我應留侍者五人餘者
放還是時菩薩於母宗親中而留兩
人於父宗親中而留三人而此五人
尋事菩薩餘者各令還國
爾時菩薩與此五人圍繞往伽耶城
南諸烏留頻螺西那耶尼聚落四邊
遊行於尼連禪河邊見一勝地樹林
美茂其本清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
可取汲青草遍地岸閫堤高有雜花
樹在於岸上滋茂殊勝菩薩見此殊
勝之地作如是念此地樹茂其本清
冷底有純沙岸平水滿易可取汲青
草遍地岸閫堤高有雜花樹在於岸
上滋茂殊勝若有人樂作禪慧者可
居此地我今欲於此地念諸寂定此
樹林中斷諸煩惱菩薩作是念已便
於樹下端身而坐以舌拄腭兩齒相
合善調氣息攝住其心令心摧伏壓
捺考責於諸毛孔皆悉流汗猶如壯
士搦一弱人拉捐壓捺復惱彼情其
人當即遍體流汗菩薩伏其身心亦
復如是因此轉加精進曾不暫捨得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第二十張　拱

輕安身獲無障礙調直其心無有疑
惑菩薩如是作極苦苦不樂苦雖受
衆苦其心猶自不能安於正定
尒時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如閉塞
諸根不令放逸使不惱亂寂然而住
於是先攝其氣不令出入由氣不出
故氣上衝頂菩薩因遂頂痛猶如力
士以諸鐵鑽斲弱人頂菩薩尒時轉
加精進不起退心由是得輕安身隨
順所修其心專定無有疑惑如是種
種自強考責忍受極苦苦及不樂苦
於其心中曾不暫捨而猶不得入於
正定何以故由從多生所熏習故菩
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轉加勤固閉
塞諸根令氣內擁入於禪定作是念
已便閉其氣不令喘息其氣復從頂
下衝於耳根氣滿無耳猶如積氣聚
橐袋口受如是種種諸苦乃至不能
得入於正定何以故由久遠時所熏
習故菩薩復作是念我當倍加精進
內攝其氣令其脹滿而入禪定閉其
口鼻令氣悉斷氣既不出却下入腹
五藏皆滿其腹便脹如滿橐袋復加



功用輕安其身隨順所作其心專定
無有疲厭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其
心猶不入於正定由從多時染重習
故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倍加入脹滿
定入此定已擁閉其氣其氣覆上衝
頭其頂結痛猶如力士以其繩索勒
縛繫羸弱人頭頂悉皆脹滿菩薩受
如是等最極苦已乃至不能得於正
定何以故由多時熏習故菩薩復
作是念我今應當倍加功用入脹滿
定入其定已其氣滿脹其腹結痛如
屠牛人以其利刀割於牛腹菩薩受
如是苦受乃至不能獲於正定何以
故由多時染重習故菩薩復作是念
我今應當倍加精進入脹滿定既入
定已閉塞口鼻其氣脹滿周遍身體
其身盛熱猶二力士執羸弱人內於
猛火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乃至不
得入於正定菩薩復作是念我今不
如斷諸食飲尒時諸天觀見菩薩斷諸
食飲詣菩薩所告曰大士汝今嫌人
間食我等願以甘露入菩薩毛孔汝
應受取菩薩便作是念一切諸人已

[illegible]

[illegible]

封

知我斷人間食令受甘露便成妄語
若於邪見一切衆生由妄語邪見故
身亡歿後墮落惡趣於地獄中生我
今應當不受此事然我今應少通人
食或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取其汁
日常少與作是念已不受天語遂取
小豆大豆及牽牛子煮汁少與於是
菩薩身體皆悉羸瘦無肉如八
十歲老人肢節枯顦菩薩羸瘦亦復
如是命時菩薩由少食故頭頂疼枯
又復酸腫如未熟瓠子摘去其蔓見
日萎顇菩薩頭頂亦復如是菩薩於
是轉加精進得輕安身隨所念修受
種種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
菩薩命時以少食故眼睛却入猶如
被人挑去如井中見星菩薩眼睛亦復
如是菩薩於是復倍精進受諸苦受
乃至不獲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從多
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兩脇皮
骨枯虛高下猶三百年草屋菩薩兩
脇亦復如是菩薩命時轉倍勤念受
諸苦受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由
從多時所熏習故菩薩以少食故本

[illegible]

骨羸屈猶如箜篌欲起則伏欲坐仰
倒欲端胥立上下不隨菩薩困頓乃至
於是以手摩身諸毛隨落菩薩復作是
念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
無上菩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